

Wilm Classics

J. M. COETZEE

经 / 典 / 译 / 林

Disgrace

耻

[南非] J. M. 库切 著

张冲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Yima Classics

J. M. COETZEE

经 / 典 / 译 / 林

Disgrace

耻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耻／(南非)库切(Coetzee, J. M.)著；张冲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8
(经典译林)
书名原文：Disgrace
ISBN 978-7-5447-1377-1

I. ①耻… II. ①库…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南非(阿扎尼亚)—现代 IV. ①I4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24435号

Disgrace by J. M. Coetzee
Copyright © 1999 by J. M. Coetze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eter Lampack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10-200号

书 名 耻
作 者 [南非]J. M. 库切
译 者 张 冲
责任编辑 王理行
原文出版 Viking, 1999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8.5
插 页 4
字 数 170千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377-1
定 价 20.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越界的代价

——译者序

库切(J. M. Coetzee, 1940—)是南非当代著名小说家,自1974年起,先后出版了《幽暗之乡》(*Dusklands*, 1974)、《国之中心》(*In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 A Novel*, 1977)、《等待野蛮人》(*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1980)、《迈克尔·K.的生平与时代》(*Life and Times of Michael K.*, 1983;获1983年布克奖)、《敌人》(*Foe*, 1986)、《铁的时代》(*Age of Iron*, 1990),以及《彼得堡的主人》(*The Master of Petersburg*, 1994)等多部小说,被评论界认为是当代南非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1999年,他完成并出版了小说《耻》,作品为他再次赢得了标志小说创作成就的英国布克奖。在这部作品中,库切以几乎不加藻饰、令人心怵的笔调,讲述了开普技术大学文学与传播学教授,五十二岁的戴维·卢里的故事。小说情节主要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以卢里的一桩丑闻(勾引了一位大学二年级女生并与之发生性关系)为主线。事发后,卢里拒绝了校方给他的公开悔过以保住教职的机会,来到边远的乡村,他在那里和几乎是独自谋生的女儿露茜的共同生活形成了情节的第二部分。此时他不仅要努力与多年不在一起生活的女儿沟通,还要和许多他以前根本就看不起的人共事,要做他从前想都不会去想,而且肯定会嗤之以鼻的事情,例如在护狗所里打杂。小说的第三部分是全书情节最直接给读者以震撼的部分:露茜遭受了农场附近三个黑人的抢劫和蹂躏,而其中一人居然还是个孩子;卢里也在这



一事件中受伤。事件本身,事后父女两人和其他有关的人对事件的态度及处理方法,传达着作品的主要信息。而卢里创作歌剧《拜伦在意大利》的努力穿插在小说各处,与主情节若即若离,似乎总在向读者暗示着什么,这是第四部分。故事结尾时,抢劫强奸案不了了之,露茜怀孕,卢里要写的歌剧始终还只在脑海里萦绕,同时,他还最终放弃了“拯救”一条终将一死的狗的生命企图。

库切的作品大都以南非的殖民地生活和各种冲突为背景,《耻》也不例外。不少评论认为,《耻》这部作品通过各种细节描写,揭示了新旧交替时代发生在南非大地上,发生在南非各色人等之间的种种问题,对殖民主义在南非对殖民地人民和殖民者本人及其后代所造成的后果表现出深切的忧思和相当的无奈。^①然而,正如有评论指出,《耻》是一部从内容到寓意都具有十分丰富的层次的作品,单从小说题目“耻”来说,就有“道德之耻”(卢里的数桩风流韵事所指的道德堕落)、“个人之耻”(女儿遭强暴抢劫)、“历史之耻”(身为殖民者或其后代的白人最终“沦落”到要以名誉和身体为代价,在当地黑人的庇护下生存)等等意义。小说情节敷演到后半部时,从乡下回到城里的卢里又一次听到了他丑闻案中的受害者——那个叫梅拉妮的女孩子的名字,心里一阵悸动。可是这一次,他立刻警觉起来,“篡越与和谐结合,这太有违正常了”。他突然明白了丑闻初现时学校里组织的听审会的意义:“要是把审判时所用的漂亮辞藻全数剥去,审判要惩罚的正是这样的结合。”^②库切在这里用了 Cronus 来表示“篡越”的意思,而该词是希腊神话中天神与地神的儿子之名,他阴谋篡位统治世界,后来被自己的儿子宙斯废

① 国外的一些述评都持有这样的观点,国内的评论请参阅《当代外国文学》2000年第3期上王丽丽的文章《一曲殖民主义的哀歌》。

② 见第220页。

黜。在这里,“篡越”也许正是解读库切这部寓意丰富的作品的一个切入点。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篡越”理解为广义上的“非法越界”,即随意超越政治、社会、道德等为个人所规定的界限的话,这样的越界在《耻》中比比皆是,而且在各种各样的关系层面上反映出来。卢里教授对女学生梅拉妮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正是一种双重意义上的“越界”:他越过了被社会认可的师生关系界线,同时也越过了被传统习俗认可的长幼界线。卢里是大学教师,教室里的讲台就给他的人际关系中定了位。而在师生关系中,教师因其年龄、地位、学识、经历一般总是处于强势地位,是握有权力的一方,学生则处于弱势。小说中的卢里,不顾梅拉妮反对往她的饮料里加烈酒,私闯后者的住处,私自改动后者的缺席记录乃至考试成绩(梅拉妮没有参加考试,卢里仍然给了她七十分的成绩)等行为,明显是在滥用自己的权力。而他作为弱势一方的梅拉妮的勾引,完全是他利用自己的强势力量,越过了师生界线的行为。他为此受到惩罚完全是咎由自取。

然而库切似乎并没有把这一事件完全放在道德层面来讨论。平心而论,卢里在第一次和梅拉妮发生性关系之后,开始隐隐体会到一种从前没有过的激情,最后一次同梅拉妮在一起时,他还感觉到对方似乎在(下意识地)做着某种配合,他后来甚至还动过越界之后认真对待两人关系的念头。^①然而,梅拉妮男友的出现,给他的这一想法当头一盆冰水,五十二岁的男人同二十岁的女孩子之间,是不能——也不允许——有什么事情发生的:年龄差距本身就为他们画下了界线。他的越界行为,单从社会习惯上看就不能被接受。其实,卢里最后很不情愿地明白了这一点:对他的听审实际

^① 其实,梅拉妮对他突然改变态度,也许同卢里“不经意”中说出的“我不收集女人”(见第35页)有关。



上审的是“篡越”(五十二岁的教师)与“和谐”(二十岁的女学生)的结合,是“对他生活方式的审判。因为他的行为有违正常,因为他试图传播上年纪的种子,传播疲乏的种子,传播缺乏活力的种子,有违自然”。^① 小说后半部里,他从乡下回到开普敦,听说梅拉妮排的戏已经上演,忍不住动了再去看看她一眼的念头,却在戏院里被其男友发现,一句“和你自己一类人呆着去”让他放弃了对梅拉妮的最后一点欲念。

其实,即使在同妓女索拉娅的交往中,卢里也本该认识到越界的“代价”的。小说一开始就描写了卢里每周在索拉娅那里度过一个下午,两人还算和谐,但从不相互问过对方的事情。直到有一天,卢里走过一家餐馆时,看见了坐在里面的索拉娅,她还带着孩子。索拉娅从此在他生活中消退、消失了。撇开这一细节的道德考虑,它似乎在告诉读者,即使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中,仍然有界线存在。无论你是有意还是无意,只要越界,其代价就可能是这种关系的终结。索拉娅本身的生活就是有界线的,“也许她不过每周替代理公司干一两个下午,其余时间则在郊外,在赖兰兹或阿思隆,过着体面的生活”。^② 与卢里的不期而遇威胁着她生活中的这种划分,抽身退出是十分本能的自我保护行为,而卢里仍不罢休,甚至雇了私家侦探去寻找其踪迹。这种过分的越界行为,最终使索拉娅永远从他生活中消失。

小说着力描写的几条线索中,卢里和女儿露茜的关系也是较重要的一条。在这里,“越界”的问题同样呈现出丰富的层次。首先自然是父女关系。当卢里来到女儿在边远乡村的小农场后,发现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对事情的看法,自己同女儿之间横隔着很深的界沟,而且露茜似乎不太愿意让他闯进自己的生活和内心。对于女儿的“自甘堕落”,心甘情愿地在偏僻乡

① 见第220页。

② 见第4页。

村当农民，卢里十分不满意，感到这是自己的耻辱：大学教授的女儿竟落到这种地步。因此他几次三番想闯进露茜的生活，说服她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卖掉农场，跟他回大城市开普敦去。然而他发现，哪怕同露茜推心置腹地谈谈都很困难，露茜似乎在牢牢守着自己的领地，不让父亲跨进去。卢里每一次“越界”的尝试，几乎都以父女两人的争吵告终。小说作者库切以第三人称发出感叹：“为什么别人不划界限，他们自己却要相互划出界限呢？”渐渐地，卢里也感到要想在一个屋顶下和平共处，遵守界线的约定似乎是一种必须：“他得小心点，别让老习惯不知不觉中又溜了回来，那做家长的习惯：什么别忘了用完擦手纸后把它放回卷筒架上去啦，人走关灯啦，别让猫上沙发啦，诸如此类的。”^①即使是做父亲的，也不能随便越界进入女儿的生活。

卢里和露茜间越界和抵御越界的冲突在露茜遭遇强暴后表现得尤为激烈。施暴歹徒刚一离开，卢里就赶紧去看看露茜到底怎么样了。可任他拼命敲门，露茜许久都没有把门打开；当她最终开门出来的时候，已经穿戴整齐，受蹂躏的痕迹不很明显了。更令卢里无法理解和接受的是，露茜一再坚持不报案，并且迟迟不把当时的真相告诉卢里。在这段情节发展中，两人的关系已不仅是父女，而泛化成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了：女性自有其生活的界线，有权利不允许男性进入，任何形式的违背女性意愿的越界，都是对女性权利的侵犯。对女性的强暴就是一种残忍的、极端的越界，强暴具有同性恋倾向的女性^②更令人发指；然而从一定意义上说，卢里在事后再三询问露茜，希望她说出事实真相，实际上也是一种越界企图，试图重新打开露茜因受暴力越界而紧闭的情感之门，进入露茜的生活，而露茜则明白地告诉父

① 见第101页。

② 小说中的露茜似乎有一点同性恋的倾向。

亲：“这与你没关系……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完全属于个人隐私。换个时代，换个地方，人们可能认为这是件与公众有关的事。可在眼下，在这里，这不是。这是我的私事，是我一个人的事。”^①一句话，不要越界。

越界与否则似乎成了卢里和几个女性之间的关系的內容：与索拉娅，因他先偶然而后故意的越界而中断；与梅拉妮，由于他强行越界而受到惩罚；与露茜，他的越界企图时时受到抵制，甚至他一向看不起的贝芙（露茜的一个朋友），当他试图向她询问露茜遭强暴后的情况时，对方用一个摇头，明白无误地告诉他：“这不关你的事。”——不要越界。难怪几经挫折的卢里最后被激怒了：因为他感觉自己完全被当成了局外人，他想进入露茜生活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

上文里露茜告诉卢里，“在眼下，在这里”，她被强暴完全是她的私事时，卢里反问道，眼下是什么时候？这里是什么地方？露茜回答，眼下就是现在，这里就是南非。这句话，立刻使发生在个人生活层面上的事件带上了强烈的历史和社会色彩：这一切，都发生在殖民主义消退、新时代开始的南非；而这样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在小说中其实是前景），更使越界的主题具有了超越个人经历的更普遍、更深刻的社会、政治和历史意义。

在某种意义上，在偏僻乡村里的那个农场上的露茜，指称的正是欧洲殖民主义，而从根本上说，殖民主义就是一种越界行为：它违反对方意愿，以强制方式突破对方的界线，进入对方的领域，对对方实施“强暴”。不过，库切的注意力似乎并不在回顾殖民主义对南非的越界这一历史问题上，他真正关注并通过小说中各种细节来表达的，是对历史上的越界在当前现实中的后果的思考，对越界的代价的思考，而这一思考同样具有丰富的层次和深刻

^① 见第131页。

的意义。

殖民主义越界的代价首先在最为个人的层次上表现出来,那就是露茜遭遇强暴这一事件。露茜事后回想起来,令她最感可怕的是,施暴者似乎并不是在宣泄情欲,而是在喷发仇恨,一种产生报复的快感的仇恨。她的感觉是正确的,但她可能并不十分明白,这股仇恨中积淀着历史和民族意识。那三个黑人要报复的并不是露茜这一个人,而是她所指称的整个殖民主义。他们要像当年白人殖民者“强奸”南非(非洲大陆)那样强奸(露茜所指称的殖民主义者)白人。这样来看,露茜这时候不去报案,理由恐怕不仅是个人的,更深层的原因很可能是:当殖民主义势力在南非消退时,殖民者赖以庇护的那一整套社会建构也随之而去,报不报案,结果没有两样。报案的目的是索求赔偿,可这是殖民主义欠了南非的、应付的代价,根本不存在什么(向南非)索求赔偿的问题。当然,小说中的露茜不一定能看清这一层;但是,从白人邻居善意却毫无意义的帮助,警察笨拙、迟缓、荒唐的反应等细节来看,露茜被强暴的实质是:她成了殖民主义的替罪羊,是殖民主义越界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就像卢里同他前妻争论时所说,神死了,需要有具体的实在的人或物来替罪。他这么说是是在为自己辩护,可不幸却应在了女儿露茜身上。

其实,白人殖民者更是在总体上为他们的越界付出了代价的。一方面,越界进入非洲(南非)的殖民者显得十分孤单。露茜的农场远在偏僻的乡村,处于当地黑人的包围之中,简直就是一块殖民飞地。在佩特鲁斯庆祝建新居的晚会上,卢里和露茜形影相吊,是唯一两个白人,其处境十分尴尬,和周围的环境很不协调。更重要的是,白人不仅在(农业)装备良好、经验丰富的当地人面前节节后退,农场朝不保夕,连自己的地位都悄悄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前听惯了“老爷”一类的称呼,现在却完全倒了过来:曾经是大学教授 的卢里,曾经是雇主的露茜,现在一个给佩特鲁斯打下手,另一个不得

不以自己的身体和尊严为代价,做“前帮工”佩特鲁斯的第三个老婆,为的是能留在农场上(除了农场她还能去哪里,做什么?)。为追查强暴女儿的元凶,卢里对佩特鲁斯紧追不舍,可后者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他的追问置若罔闻,装聋作哑。对此,卢里十分恼怒,可又无计可施。他不由得感叹道,要在过去,一句话就能让佩特鲁斯丢了饭碗;可他清楚地,也很悲哀地意识到,这是现在,表面低声下气的佩特鲁斯,手里正捏着他女儿,甚至是他自己的命和前途,如果他们还有什么前途可说的话。回想起卢里刚到乡下,听说要让他给佩特鲁斯打下手时,他自我解嘲地说,他喜欢这具有历史意味的刺激。其实,喜欢倒不一定,刺激是会有一点的,历史意味肯定很浓:那是历史的反讽——殖民者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份和从前的被殖民者换了位置!

最后,似乎殖民主义在殖民地所代表的整个西方(欧洲)文明也为这样的越界付出了代价:卢里的满腹才能、满口外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在遇到突发情况(家里遭抢劫、女儿遭强暴)时,什么用场都派不上;他动不动要求得到正义的呼声如对牛弹琴;他在佩特鲁斯家的聚会上撞见了施暴嫌疑人,立刻想打电话叫警察这样典型的西方式反应,显得那么滑稽可笑而又苍白无力;作为有西方文化教养之人,他居然没想到参加正式聚会应当戴条领带,如此等等。甚至连西方文明和殖民文化的载体,本身就具有一种力量,并赋人以某种权势和力量的英语,在南非这块大地上也失去了明晰性,用小说中卢里的话来说,变得像头陷在泥潭里的恐龙,僵硬而不自然,又像是被白蚁蛀空了内容,说出来空洞无物。真正有力量的,真正能恰当真实地传达人在此时此地的思想感情的,仍然是当地的土语。这样,越界进入非洲(南非)的西方文明从根基到形式,都被消解掉了。

库切的笔调是震撼人心的,库切的思考是严肃的,库切提出的问题是发人深思的,但库切似乎并不想下什么结论。个人之间也好,社会形态之间也

好,进而文明之间,文化之间,都各有其界限,强行越界,代价是一定要付的。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个人之间,社会形态之间,文明或文化之间,就一定不可能相互进入呢?相互的界限是不是一定不可逾越呢?库切提出了问题,把寻求回答的事留给读者了。



他觉得,对自己这样年纪五十二岁、结过婚又离了婚的男人来说,性需求的问题可算是解决得相当不错了。每周四下午,他驱车赶往格林角。准两点,他按下温莎公寓楼进口处的按钮,报上自家姓名,走进公寓。在113号房门口等着他的是索拉娅。他径直走进气味温馨、灯光柔和的卧室,脱去衣服。索拉娅从卫生间走出来,任浴衣从自己身上滑下,钻进被单,在他身边躺下。“你想我了吗?”她问道。“一直都想着哪。”他回答。他轻轻抚摩着她蜂蜜色的、未经阳光侵晒的肉体;他展开她的双腿和胳膊,吻她的乳房;两人做爱。

索拉娅身材高挑纤长,一头长长的乌发,一对水汪汪的深色眼睛。从年龄上说,他足以做她的父亲,可真要从年龄上说,十二岁就可以当父亲了。他成为她的顾客已经有一年多了,而且觉得她令自己心满意足。在荒芜的一周时间里,星期四成了一块 *luxe et volupté*^① 的绿洲。

索拉娅在床上并不热情奔放。事实上,她的性情倒是相当平静,既平静

① 法语:奢华与肉欲。

又温顺。从她平时发表出来的看法看，她甚至还有点道学气，不由人吃惊。见了公共海滩上袒胸露乳（她把乳房称作“里边的”）的游客，她十分反感；她认为应当把在街头滋事的小流氓一个个抓起来，强迫他们清扫街道。至于她如何协调这样的观点和她自己所从事的行当，他从来不问。

由于他在她身上获得了满足，由于这种满足感从不减退，他内心深处对她渐渐有了一种激情。他认为，这激情也多少唤起了对方的回应。激情不一定就是爱，但至少与爱挨得最近。他们的事儿除了开头显得没什么前途，他们两个一直很幸运：他居然找得到她，她也居然找得到他。

他很清楚，自己的这种情感有点自鸣得意，甚至有些对女人过于疼爱，但他还是把自己放纵于这样的情感之中。

每次九十分钟的会面，他付她四百卢比，其中一半是支付给上选伴侣公司的。让他们得这么大的份额似乎有点可惜，但他们占有 113 号寓所和温莎公寓中其他套间，在一定意义上，他们也占有索拉娅，占有索拉娅的这一部分，占有索拉娅的这一部分功能。

他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想过，让她在能由自己支配的时间里来看他。他很想和她共度一个晚上，也许还是一整夜。不过决不会超过第二天天亮。他很明白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决不会留她到第二天天亮以后，以免她一走，丢下他独自一人，情绪低沉，郁郁寡欢，烦躁不安。

这就是他的性情，而且这样的性情也改变不了了。到了这把年纪，要改几乎不可能。他的性情已经定型，改不了了。首先是那一头脑壳，其次就是这一腔性情，这是人身上最顽硬的两个部分。

随性情而为吧。这不是哲学说教，他可不会用这样的名义来抬高性情。

这是一条戒律,像圣本尼迪克特^①戒律一样。

他身体健康,头脑清醒。从职业上说他是,或者说一直是一名学者,学术上的事情仍然时不时地在他的生活中占着主要地位。他花销从不超出收入,使性从不越过极限,动情从不趋向过分。他快乐吗?从许多方面看,不错,他认为自己很快乐。然而,他从没有忘记《俄狄浦斯王》^②最后的那句合唱台词:人不死,何言福?

在性事方面,他虽性情急切,却从不热烈。要是让他挑一个图腾,他准挑蛇。依他的想像,他同索拉娅性交时一定像蛇在交配:时间拖得很长,相当投入,但却有些心不在焉,即使在最高潮的时候也显得兴味索然。

索拉娅的图腾也是一条蛇?毫无疑问,同别的男人在一起的时候,她就成了另一个女人:女人多变^③。然而在性情这一层上,她同他之相像,要装是肯定装不出来的。

虽然从职业上说她属于水性杨花的女人,但他依然信任她,这当然是有限度的。两人会面的时候,他同她说起话来略有一些无拘束的感觉,偶尔甚至可以无所顾忌。她对他生活中的一些细节了如指掌。她知道他结过两次婚,知道他有个女儿,了解他女儿生活中的起伏跌宕。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她也知道。

① 圣本尼迪克特(480?—547?):天主教隐修制度创始人,创办意大利卡西诺山隐修院,制定隐修院规章。1964年教皇保罗六世宣布其为全欧洲的主保圣人。

② 古希腊著名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著名悲剧,讲述了同名主人公与自己“弑父娶母”的命运抗争的悲剧故事。

③ 原文为意大利语 *la donna è mobile*。

对于自己在温莎公寓之外的生活,索拉娅从来就闭口不谈。索拉娅这个名字并不是她的真名,对这一点他十分肯定。从某些迹象上看,她生过一个,也许是几个孩子。很可能她根本就不是以这一行为生的。也许她不过每周替代理公司干一两个下午,其余时间则在郊外,在赖兰兹或阿思隆,过着体面的生活。这对一个穆斯林来说的确不寻常,不过眼前这世界,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关于自己的工作,他对她谈得很少,不想让她听得生厌。他在开普技术大学谋生,就是从前的开普敦大学学院。他曾经是现代语言教授,在院系合理化调整过程中,古典与现代语言系被调整掉了,他便成了传播学副教授。像所有调整下来的人员一样,他每年可以开设一门特殊专业课程,而不论该课程有多少学生选修,^①因为这样做有助于保持教师的精神面貌。今年,他开了一门论浪漫主义诗人的课,另外还教两门课:传播学 101“传播技巧”和传播学 201“高级传播技巧”。

尽管每天都要往自己的新学科上投下好几个小时,他依然觉得传播学 101 手册所表述的第一前提很荒谬:“人类社会创造语言以使我们能将思维、感觉和愿望在相互之间传达。”他自己的观点是,有声语言的起源在歌唱,而歌唱之起源盖因人类灵魂涵盖太泛而又空洞无物,需要用声音来充实一下。不过他没有公开这样对学生说过。

在这样一个已经延续了四分之一世纪的职业生涯中,他出版过三部著作,没有一部引起过轰动,哪怕是小小的反响都没有。第一部是论歌剧的

^① 按大学里的通常规定,每门选修课程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学生选修方能开设。

(《比奥托与浮士德传奇：梅菲斯特的起源》)，第二部关于性爱与幻想(《圣维克托的理查德之幻想》)，第三部论述华兹华斯^①与历史(《华兹华斯与过去的包袱》)。

过去几年时间里，他一直有意写一部论述拜伦的书。起初，他觉得写出来的应当是又一部书，又一部批评作品。但是他刚动笔时的一腔热忱，经不住三拖两拖就变成了满心厌烦。事实上，他烦透了文学批评，烦透了一行一行爬着写评论。他真想写的是音乐，写一部《拜伦在意大利》，一部对两性间爱情进行思考的室内歌剧。

当他面对着那几班传播学课程的学生时，头脑中不时闪过那尚未动笔的作品中的台词、音乐调子和歌词片段。他教书从来就不那么在行，在这个经过调整，而且在他看来是让人阉割过的教学单位，他更显得与环境格格不入。不过，他从前的那些同事境况也彼此彼此，他们原先所学，完全无法适应现在对他们的教学要求，就像是后宗教时代中的一群教士。这使他们整日感到负担沉沉。

由于对自己所教的内容了无好感，他的讲课并没有给学生留下什么印象。他讲课时学生们目光茫然，连他的名字都记不住。学生们的这种漠然，使他十分生气。但尽管如此，他对自己的职责还是兢兢业业，无论是对学生，对家长，还是对州里的有关部门。他月复一月地布置作业，收回作业，审读作业，批阅作业。作业中标点用错了，拼写有失误，用法不正确，他都一一改过。论点不够有力的，他就提上一两个问题，在每一份课程论文的最后都

① 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英国19世纪著名浪漫主义诗人。